理氣辨論

坤

862
2
5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862-57

四書辨論序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矣一者何也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天地之經從昔邪說之害革面換頭出沒已尚矣雖然凡物此是則彼必非彼是則此必非善惡邪正不可並立故無根之道有無如螢儒之在古今猶王之在天下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然則王道無二矣然而高才明智醉夢於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說朱文公以前超遠卓磔務排斥者韓歐程張數子而已矣其餘多陽儒陰佛遷就求合故適雖爲之辨含糊鄭重如間襪爬痒迨文公出折世學之謬辨異學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直截通快之辨摧陷廓清之功恰如達手痒所於乎文公非近代諸儒所能彷彿萬一唐宋之間佛說熾行不知世有儒當此時天下有文公猶春秋

有管仲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今亦微文公吾其薙髮湼衣矣此比孔子之所善而不比曾西之所羞則勿罪我矣或曰吾子亦知文公而信之乎然曰然則著四書辨論非文公以爲佛老之緒餘者何噫是何謂一貫請解之凡知而信之者謂搜其心術吞其肺腑是非得失明白昭著擇其善者而從之也奚徒一向崇尚如

翁婆之念佛哉一貫豈非文公乎予敬文公者也雖唐虞三代之聖而無輔相之臣豈得平治天下乎雖聖人亦不能無過以克改爲貴而已矣是故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然則天下敬文公有我若者乎哉況文公本大賢也當時在老佛之際猶在莊嶽之間天

知周有王管仲之力也
知世有儒文公之力也
史遷管晏執鞭一無名文公執鞭

下寐於邪說而未知所以興文公一出起是以覺焉故曰宋有文公由齊有管仲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知周有王管仲之力也糾合諸生不以僻書知世有儒文公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雖然至其未歸王道亦一也是君子之所憾也惜哉然管仲亦人傑也故史遷忻慕爲管晏執鞭矧文公大賢也愚亦欲爲文公執鞭敬窺騏之蹶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佛老勝於周孔
佛老与聖人同
傷佛者同罪

以拾其遺者也若夫吾道明玉珉班如雖多邪說亦奚待辨論哉漢魏以來以老佛講儒迄唐宋明稱名儒者且有曰佛老勝於周孔者有曰佛老與聖人同者有曰儒佛本同末異者在其間而傑出獨立拔病根者惟韓歐而已矣伊川先生尚曰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文公亦曰彌近理而大亂眞於是還生訟矣豈謂之近乎盍曰彌遠

晉書卷分五

梵曰周昌
中陳人也

漢書卷四十二 周昌伝
上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
周昌 紂行之主也 於是上笑之

劉毅

也程朱其誤乎抑惑乎將誣乎不然矣吁是亦非其罪矣斯猶慣齊語而不自覺者也是以君子惡君下流雖然程朱倘非足道者孰張膽以言之哉說道講理教化之源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故昔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然而天下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者何言語不直則道不見故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於辨論則無回護無容恐是以徒詆前人之餘涎者私門戶以爲非文公是皆諛說順從以事之者而非敬文公者矣夫道也者天下之公非一人之所私翅求是而歸是而已矣文公復起必從吾言矣韓與歐雖知其彌遠然啻馳騁文苑未汲汲王道程與朱雖亹亹聖教尚遺其根矣故嚮也文公起醉夢以醒焉其功亦大也然未大

振頹風以挽廻焉我先生仁齋有功於聖學發明其說拔本塞源以復孔孟之舊命其書曰論孟古義中庸發揮大學定本也遂廻狂瀾於既倒於是吾道一以貫之愚亦附驥尾而述古以指其所以改正之由也夫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者文公之謂歟故其道至於盡美盡善則非文公之心耶然則繼其志述其事掇文公之闕遺發

執鞭之士
愛乃之河

仁齋之蘊奥聖道煥然則文公之悅樂亦幾許乎況乎文公余執鞭之士仁齋余受教之師吾誰毀誰譽惟慄矣一貫材之鄙薄學之鹵莽無所逃罪然又悲矣王道本一而已矣使一道二三則非聖人之徒且予於貧窶不讓顏憲萬物各有主非吾有莫取惟此公道取之無禁故當仁不讓於師一洗千古誤永立萬世法斯古人之志也我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斯區區之志辨論所以作也竊以謂知我者其惟辨論乎罪我者其惟辨論乎其知之與罪尚俟後之君子唯冀道不歸一死而不休矣

日東岷山中江一貫謹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理氣辨論巻之下

岷山 中江一貫 述

十三辨本然氣質

程伊川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一貫按此理者自何處而來耶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斯即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無名天地之始林氏曰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

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老子又曰大道廢有仁義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此本體何有仁義禮智哉故永覺禪師曰宋儒未達此理乃以五常爲性夫理無名也無善無惡性之體也本寂之眞體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識識則一尚不可得況分之爲五乎性尚强名況名之爲仁義禮智信乎斯以性爲理則不能不如禪師之言也且曰無極太極一理渾然虛靈不昧無欲主靜湛然虛明如明鏡止水是矣此

中有仁義禮智乎哉且程子曰佛氏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又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又曰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是也是其自言大本同老佛則老佛若去虛無寂滅入仁義而同乎宋儒若去仁義入虛無寂滅而同乎所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言自此至彼也本體之理安有仁義禮智哉是以宋儒之學大本老佛而亦以儒名之故以仁義而附會調停者也是以其仁義亦非孔孟之仁義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曰仁者心之全德渾然天理湛然虛明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噫不亦異乎故孔孟之道仁義禮智天下古今之達德四端之心是人性而仁義禮智之根於心者也而若仁義禮智非天下之達德不根於人心而可謂我聖賢之道乎哉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一貫按其氣亦本自理生而其所以有清濁者何程子譬諸水曰皆水也有流而終不濁者有近而濁有遠而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人不可以

不加澄治之功及其清也則却元初水也虛齋蔡氏疑之曰然水固亦有清濁之不同而無關於後來之土滓者且水所從來亦係土氣也理安得獨虛空爲一物乎天地之性究竟亦只是陰陽五行之理耳是即便有清濁厚薄矣故先儒先有理而後有氣之說終不能釋然蔡氏語止於此宜蔡氏之言也夫三才本以氣成性萬物譬如地道譬如水無地則無水無物則無道故道者物之道也非先物而有道矣仁義人之道也剛柔地之道也陰陽天之道也道至矣而極矣是以孟子性善之性亦皆以氣質言之非以理言之矣性者生質只生

得之名非有理而名性矣異端之徒以先天地者爲性爲理爲道爲德有不生不化之說斯其君子邪說所以從分也未發已發本然氣質之說是分明以理氣爲二全是佛見朱子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是本首楞嚴曰本然性和合性是也程子曰性即理者即所謂本然性而佛性法性眞如性是也才稟於氣者即所謂和合性而色相是也然則此理奚有仁義禮智之可言乎哉故孔孟未嘗以性爲理矣萬古不易者天地日月君子之道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斯自昔者未嘗說天地之上所以然之理矣我聖人之道天地本如此何人性即理乎哉可見性才皆氣質而已矣豈惟才稟於氣爾哉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又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又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

一貫按是程朱之常說也雖然亦於孟子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則
又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
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此與常說相反者獨何乎胡雲峯有氣前氣後之
說按雖從氣前說雖從氣後說然其理一則奚不
一貫哉朱子曰隨氣轉了揜本渾然一理惡隨氣
轉乎哉若雖隨氣轉而其本一理則若變氣質必
使犬耕田牛守夜犬牛爲人道哉是雖使走農走
虞御之然至於死而不可得者何是無他人物之
性本無理氣前後之別只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氣

自有清濁剛柔故性自昏明强弱別而犬自犬之
性牛自牛之性人自人之性萬物各殊其性未嘗
一理可知矣故孟子曰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
我不同類是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萬物皆只同這一箇
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則人自人之性物
自物之性如何盡得
一貫按然則其所盡乃原頭之性可知矣雖然亦
於率性循道盡物之性則
又曰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如馬悍者用

鞭策亦可乘如虎狼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
按如此則是非盡原頭之性矣皆隨氣質之性以
處之也爾然則人物之性皆初各別非原頭一理
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
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
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一貫按斯朱子全以氣言也不忍之心即惻隱之
心也如此則可見人之稟於天者無本乎此無先
乎此此上不可加一物則此上無理之可言無理
之可言則人性惟氣質而已也然則四端之心是

人之性而仁義禮智非本然之性而且古今達天
下之德可見矣
先主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朱子曰
惟聖人全體此心小註曰仁之體隨感而應小註曰
仁之用
一貫按朱子常以仁爲體以不忍之心爲用也而
今全體此心則體不忍人之心也然則又其隨感
而應之心謂之何乎哉故可見孟子言仁天下之
美德也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是人之性也存
養擴充此心以至於天下之大德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朱子曰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一貫按朱子於章首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則稟於天之本至於四端之心而極矣然至於此復以仁義禮智爲性以性爲理以不忍人之心爲端緒則前註遺其本而以末爲本也於此則以本爲末也孔孟與宋儒之學所以從分者在此端緒也然如何古註疏曰端首也初也本也仁義禮智之端本起於此四者側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爲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所謂造端乎夫婦起福端起禍端復初九福端坤初六禍端皆謂端本也故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也四端之心是人之性也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擴充四端之心以至於天下之大德也故端者謂至於仁義禮智之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朱子曰此性字專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

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朱子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

一貫按性命二字於一章中若三變者何乎是皆以有本然氣質說之故也本文安見有此三說乎哉

十四辨性善不善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林氏註曰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

一貫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本老者流也宋儒亦以理爲大本則不能不如此然則性之本體何有仁義禮智哉以是之故永覺禪師曰宋儒未達此理乃以五常爲性夫理無名也無善無惡性之體也本寂之眞體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識識則一尚不可得況分之爲五乎性尚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一貫按以性爲理則不能不如禪師之言也況亦其說曰一理渾然虛靈不昧無欲主靜湛然虛明如明鏡止水此奚此中有仁義禮智之善人倫之道哉

延平李氏曰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又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

朱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氏曰堯舜孔子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曰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一貫按非獨二氏爲然程朱曰性即理也此說亦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曰渾然一理沖漠無朕此處奚有善惡之可見形容之可言哉佛氏善惡不二是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本以四端之心言之故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性

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人心發動之上明之非宋儒所謂本然之謂矣夫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也四端之心是人之性也存養擴充以至盛大則爲仁爲義爲禮爲智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以曰性善也晦庵集註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是即性即理也之謂也夫迹之可見而後謂之善也無迹之可見焉則將指何者爲善既不有惡之可見則又無善之可見故雖曰渾然至善然實空名而已矣莊子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善故靜也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莊之善是也佛氏寂滅之地何有善惡而曰諸惡衆善其所謂善惡者何是以各善其所善而非我所謂善也徒以無善惡謂之善而已也故以性爲理則亦然矣

莊子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一貫按斯即宋儒所謂無極太極無聲無臭沖漠無朕湛然虛明渾然一理虛靈不昧無欲主靜如

明鏡止水此處何有善不善仁義禮智之可言哉
是以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也莊子曰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
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
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
之情是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噫仁義其
非人情乎彼仁義之人何其多憂也夫小惑易方大
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挾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道德
不慶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樸以爲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豈直大
息而言仁序乎哉夫序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寢矣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黥汝以仁義而劓
汝以是非矣
一貫按如宋儒道體之旨則與此謂何異哉然則
本根無仁義也大本與老佛同而復以儒名之故
附會仁義故其所說仁義亦非孔孟所謂仁義矣

得無謬於聖道哉故以性爲理則與老佛同而無善惡也然人心徒無善惡而止則可矣人心不可空止如泉涌如火燃天下古今至善云者何有如仁義禮智者哉既去仁義禮智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也斯非性惡而何乎

宋儒以理爲渾然至善然則累世之至衰亂人物之有奸惡者何將曰此氣之所使然而非理之不善也斯乃宋儒常說固得聞命焉然譬如仞丈之樹搖其本則枝葉皆動也其氣本自理而生天下無理外之物萬物各具一太極則其所以使氣然亦必有其理然矣然則其渾然至善之中亦有淫僻邪慝之物而伏藏於其間耶若將別有使之然之理耶凡以本體爲渾然至善者皆就今日行於天下者而以善者爲理以惡者爲不在理而已矣然宋儒既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則譬今人有二子焉一智一不智謂智者己之子而不智者非己之子可乎火能爛物調食亦能燔屋焚人謂燭物調食者火而燔屋焚人者非火可乎水亦然焉則萬物皆然矣忠乎君弟乎親弟乎兄友乎弟者此人之行也不忠不弟不弟不友此謂亦理之所具可乎故曰若有善之所以然之理則亦有惡之所以然之理矣斯非性善惡混而何乎

十五論宋儒老佛相同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無中自有此理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

一貫按佛氏亦曰從畢竟無成究竟有老子亦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林氏註曰此兩句此老子敎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斯乃宋儒佛老相同如此

節齋蔡氏揭朱子主太極而言者三條主陰陽而言者三條而後曰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爲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

一貫按雖老佛莊列之徒亦不謂本體在陰陽萬物之外若曰在中則以爲與吾儒同乎哉然則老氏曰無名天地之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言天地萬物自是而出也佛氏曰諸法實相又曰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古德曰青青翠竹悉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是也宋儒以不生不化爲謬乎旣以理爲本體理奚有生滅哉故朱子曰佛家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是也然則朱子大頭陷乎不生不化之謬者也凡宋儒之學大本與老佛相同而復就其中欲分辨之如何其別白哉故往往如改頰爲顏者亦多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又曰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爲而太本有所不識矣

一貫按如此則復太極在陰陽之外也理氣無先後之說自言之而復即自破之矣以理爲太本之牴牾可見矣噫非有非無不一不二爲半上落下之說而悅之是奚益於吾聖道耶悲哉

愚嘗出私試策問以問二三子

陳北溪曰老佛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爲超乎天地器形之外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老氏以無爲宗佛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

一貫按然則周子亦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以是觀之老佛與宋儒其理奚異哉

朱子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太本不知太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太本便是釋老之學又曰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

陳北溪曰佛老以天地萬物皆爲幻化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眞空乃爲得道

一貫按雖老佛亦未必如此說如此則老佛亦若說自太本至天地萬物則以爲與吾儒同乎哉然

則老氏亦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
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
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
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甚眞蓋周子所謂無極之眞者乃出於此莊子曰
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
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故佛經曰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一切

衆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一佛成道觀
見法界草木國土悉皆成佛諸法實相眞空實有
是也以是觀之亦老佛與宋儒其理何異乎哉如
此相同而又反以謂異端邪說以排斥之者何如
此同於老佛而焉可謂吾聖賢君子之道乎哉宋
儒只以謂老佛與吾儒其本同而特末異耳噫若
其末雖同而其本殊則寧可與奚有本同而末異
之理乎哉其末之殊以其本殊之故也凡物本末
始終不可不一貫譬諸草木根本松栢則枝葉亦
松栢也君子之道所以專人倫者何元有其本之
故也老佛之道所以滅人倫者何亦元有其本之

故也然亦宋儒與老佛本末共同如此而天下宗朱學者亦怙以謂吾聖人之道本如此然則曲直邪正薫蕕混淆不甚悲耶孟子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以請問老佛與吾聖人之道同歟異歟其分辨如何冀各別白以表章直指焉中江一貫謹識

中庸序曰愈近理而大亂眞及胡雲峯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一貫按斯强爲之分別者也渠亦何必然哉曰眞空實有諸法實相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皆自此生而一物具一佛性則與宋儒曰無極太極一物具一理者其何以爲異乎哉若虛字寂字本皆佛老之常言而於吾聖人之書則皆無之何得謂此之虛此之寂乎哉但易咸小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虛字寂字纔見於此耳然咸卦所謂虛云者謂中無私我心繫辭所謂寂云者謂蓍之無心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非謂理之體也且若寂字程子亦只假之以論心而初學者不知易之本旨以爲聖人說心理之旨本如此可謂謬矣然程子亦不是視箴曰心兮本虛愚按自孔孟言之心兮本實也何則心本生活者也奚以虛寂名之哉孔子曰從心

所欲不踰矩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故孟子專言心者指仁義之良心即四端之心也所謂求放心亦謂仁義之心也故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皆謂仁義之良心也以是觀之心之實如此何寂何虛乎哉以心爲虛寂者惟老佛之徒耳矣

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斯全佛見廣莫首楞嚴註曰性覺雖明久爲無明所覆明轉爲昏眞轉成妄是故性覺爲二障所蔽似不明矣必由智照之明照去塵垢始復其本然之明是如合符契然則其本體之明在未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以前則何時之事斯非未生以前

而何是全佛見楞嚴曰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圓覺曰諸衆生本來成佛一切衆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廻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廻愛爲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是也其本體之明者即所謂本具之佛性是也復其初者老莊佛書數數有之別離愛欲至無欲清淨復虛無寂滅而後謂之復初復性也不死則不已矣宋儒混於此說克去人欲反天理謂之復其初也不亦誤乎不死則幸也聖人之道如何勗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凡天地生物皆自小以至大自幼以至老莫有復初之理乎哉孟子四端理義牛山章其明者也

朱子曰克己復禮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四十二章經佛言夫爲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鬬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又曰出家沙門者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爲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倫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也

朱子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

斯亦佛子見性成佛之旨其言曰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斷欲無求當得宿命是也然則塵垢既去而後徒清淨虛明耳瓦礫既除而後徒空室無人克己復禮之體如此虛無寂滅耳是何我聖道之仁乎哉

朱子曰告子曰生之謂性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一貫按是恐朱子未得佛意所謂作用是性者即與宋儒之意相同何則朱子以爲佛氏徒就氣而說未嘗知理矣然是非佛氏之所伏矣佛氏奚認氣以爲性哉斯是就作用以示本體者也或問朱子曰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然則作用是性亦然即諸法實相之意也朱子本以佛理爲吾道而未嘗知吾道之爲佛理故如此斯久假而不歸惡知非其有也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朱子曰彌近理而大亂眞矣

程子嘗曰佛氏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又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按此豈孟子之意乎哉朱子亦曰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愚按佛之於儒如冰炭水火黑白晝夜之相反也何以謂近乎不知彼近我乎我近彼乎朱子言其說相似而不知無極之眞太極之妙也然程朱之所珍即渠之骨髓也而未覺其同而又於其間欲判儒佛故反誤佛

氏之骨髓不可勝舉請舉三論焉其一曰佛所謂眞如妙體法性之理是即所謂無極太極渾然一理也朱子辨之曰佛氏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故諸儒亦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愚按是其異同亦幾乎此欲判儒佛而强爲之辨也然其實無毫異何則既說理則虛虛則空也豈以是爲仁義禮智哉凡物之理已虛則無無故不有有則不虛已寂則滅滅故不感感則不寂何有虛而有寂而感之理也斯何異哉其二曰佛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寞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是即所謂未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天地先有此理萬殊之一本者也朱子辨之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然彼豈特謂精魂神識哉彼謂理本無名相之可言故就精神靈覺運動者以示無聲臭者也甚曰麻三斤栢樹子是也渠以絶意識爲修行奚認神識爲不生不滅乎故渠既曰知之者曰佛性不知者曰弄精魂是渠之所謂本來面目即所謂理也且渠亦謂之理者多矣曰此等窮空未窮空理又曰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又曰以理都觀用心別見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頭不捨一法又曰有理法界有事法界理事

交徹理外無事如此說話不可牧舉彼崇本體高妙而無名字之可定其言曰一千七百則之公案皆一心之異名也故其稱號不一二曰妙明眞精妙心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淨智妙圓眞空實相眞如妙體太圓鏡智圓覺明智本來面目老莊列謂之造物周子謂之無極朱子謂之太極王陽明謂之良智名字雖異然其旨皆宋儒之理也故凡宋儒之辨非彼之所伏矣或曰釋氏以理爲障者何曰是謂義理條理之理也渠滅却天地人物而後謂之寂滅也至於此處以義理論則反害其術故曰理障曰理地也奚諱一本之理乎其三曰

佛所謂佛性法性即所謂性理天理也朱子辨之曰佛家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認知覺運動謂作用是性也然是所謂將指爲月者而非彼之所伏是即渠之所謂草木國土悉皆成佛煩惱即菩提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意此語迺出於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程子取之矣朱子亦曰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兩事也胡氏亦曰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此皆即佛氏所謂請法實相歌舞法聲之意也何異之有哉故若實以作用爲性則渠

必曰將指爲月而笑之凡皆如此然則宋儒非佛法猶同浴而笑人之裸裎也吾里有爭者曰我有金鏡貴於汝之金鑑又一人曰我之金鑑勝於汝之金鏡爭而不止兩會觀之如合符契宋儒儒佛之辨奚異於此其名異而其實即同矣故朱子遂曰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又曰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故曰尤近理者彼近我乎我近彼乎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遠近皆自我也然則歸常是如何曰朱子曰佛氏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愚按如此則徒以說話爲之虛實也雖曰虛雖曰實亦非氣者

皆是死物也惟不待言語而宇宙之間不可易不可離不可隱不可秘之道是即我儒而已矣故我聖人未嘗說一理惟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宇宙之間一元氣爾此上所謂理者本無之矣人物之生此氣聚而生此氣散而死而已矣故一陰一陽四時行百物生福善禍淫此天道之全體也人倫五常仁義禮智務人道畏天命是人道之全體也萬古如此此上無餘蘊此儒佛冰炭黑白相反如此道不同不相爲謀爾爲爾我爲我雖舍身入定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奚足以相較然宋儒以理爲體以氣爲用反曰佛家只就氣上說未嘗知理也是亦久假而不歸反以我居爲彼居者也故自我聖人言之則曰佛家只就理上說未嘗知氣也已矣孔子以鄉原爲德之賊孟子距楊墨以爲無父無君者惡其似而非者也故楊墨反爲近焉何則學仁義而誤者也佛老廢仁義者也安謂近我儒乎哉宋儒以來之學豈止似而非乎哉渾然一理湛然虛明沖漠無朕明鏡止水之說以是說儒如以雪爲黑以墨爲白三教混淆不知所向陰陽晝夜死生水火變其名易其處聖道塗炭悲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十六辨當然之理

一貫按本體之理未發而不可行雖常然之理亦未可全用先師嘗有言曰天下雖無理外之物然而不可以一理字斷天下之事學者欲據一理字以盡天下之事理雖議論可聽而求之於實則不必得其悉中矣夫生者必死固其理死奚足哀然聖人爲五服制制衰麻哭踊之數豈非教偽貌飾情乎且夫子哭顏子而慟者何夫子之偽歟夫罪者當死亦其理刑奚足恤然聖人三赦三宥惟刑之恤豈非過爲姑息者哉且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奚不以理斷之而

亮舜之偽歟夫善當爲善惡當爲惡然聖人善善長惡惡短則豈非亦愛憎失宜者邪且聖人見人之一是則忘百非斯何聖人之偽歟死生刑罰善善惡惡皆其當然奚以哀恤爲亦奚用善善之必長惡惡之必短然聖人皆以不可依理字斷天下之事也凡事專依理斷決則殘忍刻薄之心勝而寬裕仁厚之心少上德既菲薄而下必多傷損人亦不心服須有長者之氣象方可隱惡而揚善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人惡稱人之惡者惡訐以爲直者此稱人之惡訐以爲直非理而何以理斷之則奚惡之乎哉隱惡反非理也

然是皆長者之氣象唯仁者能之非小儒淺見之所能及也予觀通鑑纂要等書其評隲人物善善惡惡不一毫假借可謂嚴矣世非湯武則管仲王魏亦是也然斷決深刻古今無全人殆有申韓刑名慘刻之嚴而無聖人涵容仁厚之篤持己甚堅責人甚深浸淫于肺腑透浹于骨髓卒爲刻薄之流專主張理字之蔽一至於此悲哉夫無益於世道無補於生民者聖人不爲今講理學者或論至六合之外暨近世講天學者好說無限道理雖窮微極妙然皆無裨於世道無補于生民聖人之所不言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予所以如此其咿咿者恐孔子之道不著非好辯也君子諒諸

十七辨天理人情

或問曰嘽奇哉異哉先生所言非理則謂之何乎請詳焉曰聖人之道人情而已矣禮記凡三千三百曲折詳悉至矣盡矣而後曰此序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是也其御人情者仁義禮智也然宋儒以來以仁義禮智爲性以性爲理故其仁義禮智之訓詁亦非孔孟之仁義禮智而畢竟至於滅情也以何言之

程子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愚按其七情者非出於性善邪其情有不善者何理氣之說亦然此天理人欲之說所以從興皆佛老之見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此本老子之旨也莊子亦曰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凡老佛以恬淡虛無眞空寂滅爲道體故老佛以人情爲惡聖人以人情爲善順善而導之此乃聖人邪說之所以由分也夫人倫之所以立者以人情也人生不能無情是以聖人順人情以教之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哉故中庸引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故以天理爲善以人情爲惡者邪說之道也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斯坐禪靜坐之說所以由興也佛氏亡情滅識宋儒雖曰約情然其實亡情也猶雖曰寡欲然其實

無欲也東萊呂氏曰不可使之情實日開是宋儒之意皆如此合於中者反於未發之中周子曰無欲主靜是也正其心者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以是養其性而已噫人心如此則疏恩愛惡世務故其終必至滅仁義棄人倫也自人少則慕父母以至五十而慕亦是情也惟君子之道由仁義行孝弟忠信專人倫則喜怒愛惡是人情不能無焉出於仁義則哀懼惡欲皆道也奚主靜惡情乎哉故雖曰約情然其實不如無情矣

或又問曰然則欲養未發之中存天理則不能不去人情以人情爲美則不能存天理如之何如之何詳乘論曰人生無未發之中者於中庸言之天理未發人情已發請於已發之上論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即情也理則無情也情者情欲也宋儒常曰天理人欲不可並立不絶情欲則不能復天理已復天理則湛然虛明奚有人情哉既天理則無人情既人情則無天理然則天理人情不可並立矣宋儒喜說天理又好說公曰郭然大公天理之公可思其體如何人欲淨耗人情完罄一理渾

然湛漠虛無如此則親疎平等怨德不別恩義黜絶禮文斷塵雖裸裎行道而無所忌憚不如此未可謂充天理之公也然則自宋儒言之父子相隱非私欲而何不相隱可謂天理又可謂至公矣是與佛老絶情識滅情欲何異也雖佛老莊列亦未能充其操以非人情也故我聖人未嘗說天理又不說公也

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

然則不可謂之理理本渾然一理奚有親疎之差等乎哉或曰其有差等處斯即理也曰然則斯人情差等之後氣上之條理而非理氣之理也既天理則所謂郭然大公也胡有親疎厚薄差等之條理乎哉可見是本以一理爲體而亦無差等則不可行故牽協回互以爲之說者也墨者夷之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也

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既順理爲直而愛親之心勝則非理非理則不直也然則憂其不直而損愛親之心乎哉且曰於直不直何暇計哉然則理自已破矣何必曰理亦有仁義而已矣曰仁義非理乎曰安以仁義爲理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仁義者天下古今人倫通行之道協和分別之德也理者渾然未發之中無心無情無名相無形容如水之在地下奚有仁義禮智之可言哉其發在事物也特曲直邪正脉絡分明之條理而已矣奚有仁義禮智之德哉故我聖人未嘗說理又不說公也論天人之道何必曰理矣然則天人之道如何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性日用而不知故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也四端之心是人之性也人性不能無情欲故聖人不惡情欲但以仁義爲準則既仁義則情欲即仁義也違仁義

則謂之利欲貪暴盜賊穿踰也父子相隱仁也是即父子之親而性情之自然人倫之常道也故不舜竊負而逃石奢曰不私其親非孝子也詩曰兄弟鬩牆外禦其務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直之謂乎順天性之自然者直也所謂性善者是也何必曰理乎哉

十八辨格物窮理

或問曰吾聞之朱子曰於理有所以然與當然之異所以然者即所當然之本而所當然者便所以然之發故曰陰陽自形已下之器也所以然之妙即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

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而今先生之所說皆所當然之事其於所以然之本則未之及非盡道體之本者恐非過淺近乎○曰汝所謂所以然之理者便非謂未有天地之先是先有此理者哉其說始於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後世理氣之說所由而作也其說以爲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

物必有所以然之故其爲理也不屬有無不落方體散于萬有之廣而具乎方寸之中故不有以窮之則無以盡吾心之理此宋學之所以格物窮理爲學問之基也夫理不可窮則不能以爲學耶然自古已來無人之能窮理而足稱爲人者何者理之當窮無有大小遠近然言其序則固當先其大而急其近而天地之窮際古今之終始此事之至大而最當先窮者也或云天依地地附天或云有勁風舉之或云太氣舉焉或有元會運世之說或有赤縣九州之說乃至以成住壞空說古今以三千世界論宇宙斯皆渺茫不經徒想像者而不足

徵也且此特小拓而論焉耳復再推而至其外則不可知也此太理之不可窮者也如人結胎胞二氣一結而後如水自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具皆以漸而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而後千萬不同奚知其所以然者哉況乎鳥獸魚蟲之其所以然其小者至於一草一木凡萬物百藥之形狀性情其所以然之本原皆不可窮詰萬木百草之所以異枝葉華實之所以然竹木之所以虛實百花之所以爛熳其所以青黃赤白其所以無黑色者斯豈可得而窮知哉且人物之有善惡累世之至衰亂者何哉將曰此氣之所使然而非理之不善也吾固得命焉然譬如其本末則末亦木其本竹則末亦竹也天下無理外之物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其所以使氣然亦必有其理然則其渾然至善之中亦有浮邪非僻之物夾雜其間乎將外渾然至善者而別有能使不善之理乎此皆理之不可窮者而聖人素無其說至語其人物之異則或云理同而氣異或云氣同而理異亦何支離牽强不可適從之甚耶而欲即凡天下之物合窮其理吾不知其說也若夫古之言天者莫易若也而不過於剛乾坤其於三才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未嘗說到其所以然之故也言性者莫孔子孟子若也乃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人之有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而亦未嘗說到其所以然之故也然則可知古者聖賢之說道皆就氣言之而不及理所謂太極云者亦指一元氣也而子貢之以爲不可聞者亦豈無形無影之謂也哉老子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

蓋其無形無影而實有爲萬化之根本者名之爲道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眞者乃出於此而吾聖人之書無其說焉不唯爲理之不可說而亦不知有理之可說者矣若夫孟子曰理義大傳曰窮理者皆言事物之條理而非指樞紐造化根柢品彙者言之也且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又曰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務也故七十子固可無論也周之士大夫如蘧瑗甯俞史魚子產管仲臧孫辰之屬皆非講窮理之學者也而孔子之品隲之各目其長或稱君子或稱惠人或稱其直或稱其智或稱其仁或以爲文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遂不語之以格物窮理無極太極之說矣且自漢已來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世不乏人亦以其非講窮理之學者而一切斥以賤之乎哉心誠求之盡忠爲忠盡孝爲孝其所尚乎學者以其誓之古今之迹質之聖人之言而罔惑於是非得失之途也或曰然則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謂何曰以中庸見之止知天下之達道達德而已也又曰然則大學致知格物者謂何曰是歟斯此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已矣非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而窮其理以至乎其極之謂矣

怪竹辨

歐陽永叔

謂竹爲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爲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身雖使竹有知必不能自知其

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亦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一貫按伊川與東坡不合歐陽與東坡以文章善矣與伊川亦不相忌故怪竹辨雖不似伊川然疑是諷伊川格物窮理至於一草一木矣

理氣辨論卷之下終

宋濂溪周子創倡無極太極之說此後世理學之所由而興也其謂啓千載無傳之學者實言之也然竊意從孔孟之道者當啓孔孟之學奚以無極太極爲象山陸子有云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善哉陸子之言也凡以夫子叙書之意觀之無極太極之說不切於人倫不近於日用渺茫不經無太甚焉故有功於聖學者不可不辨也岷山先生受業古學先生卓然傑立

862
2
51

14294

仁斎門
中根峨山
野村直道

理氣辨論　跋

洞其正指嘗著理氣辨論一篇決宋以來之紛紛且至於明儒間疑宋學其說有益然人未嘗肯稱焉故辨論表章而斷之是是非非切當明白於是理氣之說亦大備矣愚與二三子謀遂壽之梓以垂不朽聖賢意味血脉之詳有四書辨論在繼發先師之蘊奥脩改不止俟日可刊行今姑取其叙附載卷末見其梗概云

寶永六年己丑夏五月

野村直道謹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理気弁論 2巻』 請求記号 862-51

ガラス使用